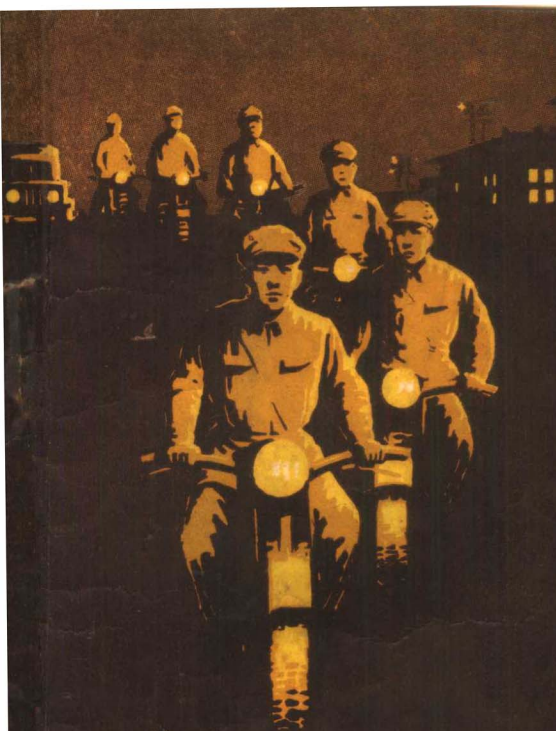




叢 深 李 赤 著

徐秋影案件

群 众 出 版 社

3230

徐秋影案件

叢深、李赤著

群 众 出 版 社

1957·10

內 容 介 紹

这个电影剧本，是根据东北一个真实案件写成的。

在教育局工作的青年女干部徐秋影，突然被杀了，种种迹象都说明凶手是曾经追求过她而遭到拒绝的彭放。公安局杜处长，经过形式主义的、粗枝大叶的调查之后，即主观主义的将彭逮捕。汪科长提出异议，征得局长同意后，进行了一系列的、实事求是的调查研究工作，查明了这一貌似情杀的案件，实系政治性的谋杀，并将杀害徐的正凶捕获。敌特嫁祸于人的毒计也终于全部破产。

徐 秋 影 案 件

丛深、李赤著

*

群 众 出 版 社 出 版

(北京东单东堂子胡同30号)

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100号

财政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

*

书号(总) 23(文) 18,787 × 1092¹/₃₂ 印张2¹/₂

1957年10月第1版 1957年10月第1次印刷

字数45,000 印数00001—24,000册

定价(7) 0.24元

統一書號: 1
定 价:

字幕：故事发生在1951年。

凉爽的夜。宽敞的院子当中，立着一座别致的小楼，这儿是民政局的干部宿舍。楼窗里传出无线电播送的悠扬的小提琴独奏曲。

小楼的侧面，在一条被盛开的紫丁香包围着的长椅上，坐着一对互相倚偎着的青年男女。男的仪态潇洒，女的十分漂亮。他们谁也不看谁，只是各自轻轻地吮吸着手中的冰果。

男的把自己的冰果送到女的唇边，她轻轻地咬了一口，然后又是幸福的沉默。

女的忽然看了看手表。男的轻声说：

“看表做什么？我们就在这儿坐到深夜！”

“不，我现在得出去办点事情。”她说完却未动身，面颊依然贴在他的肩上。

“去做什么？我同你一起去。”

“不，你不能去！这是我私人的事儿。”

“什么事？”他奇怪地注视着她。

她低垂了眼睛，微噙着说：

“何彬！我们现在还没有结婚呢，你没有权利什么都问我。等我们结了婚，你用绳子把我拴在你身边也

行！”

何彬霍地站起，甩掉半只冰果，憤然說：

“我知道！你又要去找彭放！”

“你們男人为什么要那样嫉妒呢？难道我一爱上了你，就得永远不能見别的男人嗎？”

“我真……唉！”何彬揮了揮手。“秋影！我真不明白你的心！”

她难过地凝視着他，手中的半只冰果在融化，水滴落在地上。她忽然扔掉木棍，紧紧地抱住了他，激动地說：

“何彬！我們馬上就結婚吧！”

“馬上？！”他喜出望外地看着她，热烈地吻她。

她輕輕地推开了他，又看了看手表，說：

“可是，現在你得坐在这儿等我一下，一会儿我就回来，然后陪你坐到深夜，行嗎？”

他点了点头。她推他坐下来，看了看他的眼睛，然后走开，走了几步，她又不放心似地回过头来，微笑着說：

“等我！一步也不許离开！”

他以幸福的眼光，看着她那苗条的身影消逝在丁香树叢中。

僻靜的江边上，一片漆黑。

徐秋影匆匆走近画面，停步，心事重重的眼睛向远

处張望着。江风掀动着她的头发和衣裳，她不禁打了个寒战。忽然，她发现远处有一个人的黑影向她走来，她急忙向那人奔去。

徐秋影和一个男人并肩行走的背影。他們緩緩而行，象是一对恋人在悠閑地散步。

男人悄悄地从褲袋里掏出一只小手枪，枪口从背后对准了她的头。“呯！”枪响了，徐秋影倒下了。男人的背影走出画面。

徐秋影的一只手腕靜靜地貼在靠近水面的乱石地上，腕上的表时針指在9点30分上。大秒針在节节移动着。

江水冲激着岸边的碎石，沙沙作响。

摩托車和吉普車組成的行列，在一条灯火輝煌的大街上疾馳。路旁，有一个从对面走来的男人停住脚步，用奇异的眼光看着那些車輛从他身旁馳过。这人名叫彭放。

一只汽艇向漆黑的江边靠攏。一个衣冠整齐，精神奕奕的中年人从汽艇上跳上岸来。他是公安局某处的处长杜久开。

几名公安人員随着杜处长順着江边走去。在百米以外的前方，一些手电筒在对着地面照来照去，拍照的鎂光时时閃亮。

一个二十八、九岁模样的青年迎面走来。他是偵察

科長汪亮。處長沒有停步就問：

“汪亮，發現了一些什么？”

“從屍體附近拾到一個三號機槍的彈殼。”汪亮隨處長走着報告。“根據几方面情況可以判定：槍響的時間是9點30分。這是從屍體附近拾到的一只銅鈕扣；這是死者的身份證明書。”

杜處長從汪亮手里接過一個小紙包，和一個硬紙本。他先打開小紙包，電筒光射在上面，我們看見那里是一只帶有凸出的“二中”字樣的銅鈕扣。

“咦？”杜處長歪了歪頭。他又打開了那個身份證明書，看了一眼，有些驚訝：“咦？是她？徐秋影？”

鏡頭集中在證明書的一角上——一張微笑着的徐秋影的象片。

那張象展開來，出現了一張三個人的合影：徐秋影的母親坐在當中，徐秋影和她的干姐姐丘滌凡微笑着站在兩旁。

鏡頭拉開，象片挂在徐家的牆壁上。

燈光罩在漂亮的紗罩里。挂鐘的滴答聲。屋里显得很寧靜。燈下的一張橢圓形的桌子近旁，坐着徐老太太和丘滌凡。老太太戴着一付花鏡，正在縫制一條素色裙子。丘滌凡正在看小說。她是一個面孔漂亮而又顯得莊重的姑娘。

老太太拿起裙子往干女兒身上比試着，同時，嘮叨

着說：

“秋影怎么还不来哩？跑到哪儿去了呢？”

“一定是跟誰看电影去了。”

“看电影她怎么不跟你一起去？”

“干媽，您真糊涂！”丘滌凡嬌嗔地說，“人家是恋爱嘛！”

老太太微微叹了口气。

“呀，滌凡，肥了吧？”她察看着裙子。

“不，干媽，我喜欢肥一点儿的。”

門外傳來脚步声，丘滌凡高兴地說：

“秋影回来了，看我吓她一下！”

她悄悄躲到門后去。

杜处长帶領一个女公安人員——齐綠匀，剛一走进門来，就听得門后的丘滌凡故意压低声音說：

“嗯哼！鬼丫头！誰叫你回来得这么晚？”

“誰？”杜处长向門后看去。

“呀！”丘滌凡見是陌生人，不好意思起来：“我以为是秋影回来了呢！”

“你們找誰？”老太太問。

“我們是市公安局的。您是徐秋影的母亲？”

“是。”老太太有些不安。

杜处长看了一眼丘滌凡，眼光又落到那張三人合影的照片上，最后，向老太太低沉地說：

“告訴您一件很不幸的消息，您的女儿徐秋影，方

才在江心島被坏人杀害了！”

“啊！……”老太太和丘滌凡同时象听了一声晴天霹靂，一齐惊叫起来。

“我的秋影！她在哪儿？”徐老太太喊着，奔向門去……

“老大娘！”齐綠匀慌忙扶住她。“人已經死了，您先……”

老太太昏倒在齐綠匀的怀里，“叭！”——老花鏡掉在地上摔得粉碎。

彭放帶着醉意，蹣跚地走进一座門旁挂有“教育局第一宿舍”字牌的楼房里去。

他从收发室的牆上用力摘下一把鑰匙。看門老头詫异地看他。

他走上楼梯，脚一步踏空，險些摔倒。

他用鑰匙开了自己的屋門。踢开門进去。

这是一間陈設簡單、但却零乱的独身宿舍。

他从小櫃上拿起大半瓶竹叶青酒，揚起酒瓶来，象喝汽水般地咕嘟咕嘟喝了几大口。然后从兜里掏出了一包酥魚放在桌上。一只小花猫叫了一声。跳到桌上，他一拳把它打跑。

他忽然瞧見了桌边上的一張象片，拿起来看，这时，我們看見他拿的正是徐秋影的那種微笑着的象片。他翻过象片来看。被面上写有这样几个字：

“送给我亲爱的彭放。——你的秋影。”

他的嘴角牵动了一下，露出一付冷笑的神情，他恶狠狠地象片撕碎，摔在桌上。

徐老太太昏昏欲厥地倚在丘滌凡的怀里，眼睛已经哭得红肿了的丘滌凡，扶住老太太。

坐在他们对面的杜处长，在等待着答话。

“三、四天以前，我就看她神色有些变样……”老太太睜了睜很难睜开的眼睛，“前天，她下了班，就俯在我怀里哭起来，问她怎么了，她也不说……那天夜里，有一件很奇怪的事情……”（化）

外间屋里，徐老太太熟睡在床上，纱灯罩上围了一条毛巾，灯光显得黯淡。屋里极静。

“啊——！媽！媽！……”突然，从里间屋传来徐秋影的尖叫声。

老太太惊醒，慌忙起身跑到里间去。

这时，只见徐秋影坐在被窝里，头发散乱着，眼睛直勾勾地望着跑进来的老太太，她那美丽的脸，由于恐怖，已经变样了。

“秋影！怎么了？”老太太抱住了女儿。

“媽！是你嗎？”她怀疑地望着媽媽。

“媽在这儿！孩子！媽在这儿！”

“媽！我没有离开你！……”她清醒过来，呜咽起来了，热泪从她那对睫毛很长的眼睛里涌出来。

“我做了个可怕的夢！……”

“怎么了？孩子！”老太太也掉了泪。

鏡頭回到了泪眼昏花的老太太面前，她結束說：

“……可是我問她夢見什么？她怎么也不肯說！”

“秋影性情就是这样，”丘滌凡插嘴說，“有事总是憋悶在自己心里。昨天晚上，秋影到我宿舍里去玩，我看她神色不好，問她怎么了？她就哭了，我就坚持問她，一直問了好長時間，她才說了一句話……”

“她說什么？”杜处长屏息住呼吸。

“她說：‘滌凡姐，我怕彭放！’”

“怕彭放？”杜处长显然有些震惊。

屋里沉默起来。

在里間，齐綠匀在查看着死者的遺物。这間屋子很小，可以看得出这是一个爱好修飾的女人住的屋子。她拉开了一个抽屜，里面摆着整整齐齐的日記本和一些文具。她小心地翻开了一本日記，发现里面夾着一封信，她打开信来看。这时，听见丘滌凡在外間說話的声音：

“彭放是我們教育局中等教育科的一个同志。兩年前，他从部队上轉业回来不久，就追求秋影。去年一年，他們两个恋得很热。可是今年秋影調到民政局战勤科工作以后，她对彭放疏远了，她爱上了战勤科的何彬同志。为这事，彭放很生气。”

齐綠匀大睜着亮晶晶的眼睛看信。神色有些緊張。她看完了走到外間去，把信遞給杜处长。

杜处长看信，我們看得見信上的字，同时，画外彭放的声音：

“秋影！

每当我拿起你的照片，想起你对我說过的那些甜言蜜語的时候，我的胸膛就象要炸裂开！难道你真的变了心？！告訴你：彭放做事是个不达目的决不休止的人！我劝你立刻回心轉意，放棄那个姓何的！否則，我將报以严厉的手段！

彭放。”

杜处长的眉头高高聳起。

何彬哭泣着，他仍旧坐在那条長椅上，只是現在坐在他身旁的是汪亮。

“……起初，我并不知道她以前曾經和彭放恋爱过。一个月以前，我才知道，在我和徐秋影之間，还有第三个人，那是一个星期天……”（化）

晴朗的天。耀眼的江面上漂浮着許多小船。

徐秋影同何彬并肩坐在一只小船上，他們各把一只槳，很和諧地划水前进。

徐秋影偶然回头向小船进行方向一望，她臉上的笑容顿时消逝了，她慌忙地放下槳，离开何彬，坐到对面的坐板上去。还没等何彬弄清是怎么回事时，彭放一个人駕着一只小船冲进画面，兩只船撞到一起，同时顛簸起来。

彭放的一只手抓住了徐秋影身边的船舷，眼睛用力地町視着低下头去的徐秋影，良久，才冷笑說：

“这位是誰呀？也不給我介紹一下嗎？”

“我給你們……介紹一下，”徐秋影很尷尬地說，

“这是……何彬同志；这是……彭放同志！”

何彬向彭放伸出手来，彭放根本没理他。

“哼！怪不得呢！……”彭放又冷笑一声，眼睛怒視着徐秋影。

徐秋影狼狽的面孔。

何彬窘惑的面孔。

彭放憤怒的面孔。

彭放忽然猛力一扳自己的槳，只听咔嚓一声，槳別在对方的船舷上折断了。兩只船又猛地顛簸起来，同时分开了。

折断了的半截木槳，順水漂走。

镜头回到了何彬和汪亮的面前，汪亮的眼光从何彬的臉上移向地面，沉思着。

杜处长匆匆走进他家的小院。院里有一所小平房。他徑直奔向左面的窗下，向屋里問：

“彭聰，彭放来过没有？”

屋里有一个三十来岁的整洁的女人，她正在用一只打滿皂沫的小刷子刷洗手指，听到丈夫的声音，她走近

窗前，說：

“沒有來呀，怎么回事呢？他最喜歡吃茄合嘛，怎麼說好了今日晚上來吃，就沒來呢？”

杜處長思忖片刻，說：

“不是病了？我們去看看他吧？”

“好。”彭聰擦着手。“我把皮包帶上，要是他生了病，順便我就給他檢查一下。”

彭聰夾上了一只醫生用的小黑皮包，灭了灯，走出門來，同丈夫并肩走去。

杜處長夫婦走進教育局宿舍的大樓，在收发室的窗口，杜處長問里面的看門老头：

“彭放在家不？”

“在。回來半个鐘頭了。”

杜處長看了看表，同彭聰走上樓梯。

他們推了推彭放的房門，門在里面挂着。

“誰？”里面彭放的声音。

“我！”彭聰回答。

摘開門鈎的声音，門開了。彭放見是他們，臉上有些尷尬的神色。

“你怎么了？”彭聰進門就問。

“我……”彭放支吾着說，“去看了个电影！”

“你这人可真怪！飯做好了等你好几个鐘点，你倒跑去看电影！”从她的声音里，听得出她是一个极其爽快的女人。

杜处長观察着彭放的臉色，說：

“我們还以为是你生病了呢，看你姐姐把她的十八般兵器都帶來了！”

彭聰湊近弟弟的臉上嗅了嗅，生气地說：

“你又喝酒了？”

“嘿嘿……喝了点儿，不多……”

“多少算多？你还想喝死？”彭聰厉声說。“就凭你这样的还想当个志願軍呢！……也好，走就快点走，到部队上把你好好夾管起来，不然在这地方把你游蕩坏了！”

彭放也斜着眼睛，叹了口气：

“唉！我比你还着急！明日就走才好呢！”

“醉鬼！”她拾起笤帚給弟弟扫后背。

“看你的头发，弄得象个鷄窩！”杜处長說。

彭放笑笑，揚起双手去理自己的头发。这时，杜处長在注視彭放的袖扣。

特写：彭放的左袖头上一排釘有三只小銅扣，右袖头上却只剩了兩只，中間沒扣的地方，留有綫头痕迹。而这五只銅扣上也全帶有凸起的“二中”二字，和現場上拾到的那只完全一模一样。

杜处長坐到桌边去，一眼就看見了那堆碎象片。彭放連忙奔过去，一面說：“看我这弄得乱七八糟的！”一面裝做收拾桌子，順手把那堆碎象片推到桌子后面去。

“你也有很久沒看电影了吧？”杜处長对彭聰說。

“明日咱倆也去看一場吧？”

彭聰正在收拾屋子，不在意地說：

“咱倆的時間總是趕不到一起！”

“你方才看的什么片子？好不好？”

“是那個……‘拖拉機手’”彭放支吾着說。“不錯。”

“哪家演的？”

“就是……”彭放沒能立即答出，歪頭向門的方向示意了一下，才順口說出：“‘和平’！”

杜處長辦公室的沙發上，坐着汪亮和偵察員隋福。杜處長在屋當央踱步苦思，齊綠勻站在寫字台邊在等待電話，話筒里不斷傳出節奏勻整的電話鈴聲。

台燈照得屋里半明半暗。

“也許這是巧合，同樣的鈕扣一定會有的。”汪亮說。“杜處長，你知不知道彭放和徐秋影的關係最近發展到了什么程度？”

“上个星期，他對我和他姐姐說，他已經下定決心要跟徐秋影斷絕來往了。我們安慰他說：‘這樣對，愛情是不能勉強的。’他也同意我們的話。可是，我們根本不知道他給人家寫過這樣的威吓信！”

高大的座鐘奏出了單調的樂句，已經是深夜一點了。

“真奇怪呀！”杜處長自語着。“根據我幾年來對他的了解，總覺得他不可能干出這種勾當來！也許我主觀了些？……”